

在物欲横流的都市里，我们该怎样生活？
我们到哪里去寻找真爱？又如何探索幸福的真谛？
这里要说的，是一个关于爱做梦的上海男人的故事。
喜欢做梦不愿醒，偏爱流浪不回家。

青春流梦

俞画屏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青春流梦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青春流梦/俞画屏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0.6

ISBN 978-7-5321-3871-5

I. ①青… II. ①俞…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97144 号

责任编辑: 丁元昌

封面设计: 钱 楨

青春流梦

俞画屏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1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2.5 插页 2 字数 309,000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3871-5/I · 2973 定价: 28.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4742977

你看看：在你面前，世人照样
悠然自得地走着习惯了的路
在他们快活的脸上焦虑依稀可辨
看不见一颗不大体面的泪滴
然而在他们之中未必有一个人
不在沉重的折磨下精疲力竭

.....

——摘自莱蒙托夫《莫要相信自己》

目录

序 / 1

第一部 梦境 / 3

- 一 小蚕 / 3
- 二 六角楼内 / 11
- 三 梦见了阿依古丽 / 20
- 四 结伴出游 / 27
- 五 费费 / 42
- 六 千阿爷和他的灵棋 / 50
- 七 柳自力和小蚕 / 64

第二部 回忆 / 75

- 一 玉刚卯 / 75
- 二 江南来的绍兴人 / 79
- 三 飞刀会 / 83
- 四 柳自力的恶作剧 / 88
- 五 一九四五年前后 / 92
- 六 两个馋丫头 / 95
- 七 外婆之死 / 98
- 八 莫梨花 / 105
- 九 阿林和蓝蓝 / 111
- 十 长大的日子 / 120
- 十一 八字排命 / 126

第三部 惆怅 / 135

- 一 雨季 / 135
- 二 抽泣的灵魂 / 143
- 三 令琳和她的家人 / 154
- 四 暗道 / 165

五 在费费的生日酒宴上 / 171

六 秋风初起 / 184

第四部 蝴蝶 / 193

一 在时光的回廊里 / 193

二 有些危险的气息在靠近 / 205

三 四月三十日这一天 / 215

四 许多事情在变化着 / 223

五 黄蝴蝶 / 238

六 杨霞霞掌握了一件秘密武器 / 250

第五部 演绎 / 256

一 秀水河边 / 256

二 伏笔 / 265

三 隐痛 / 272

四 想到了陶渊明 / 284

五 费费的野心 / 289

六 雨过天晴 / 300

七 森林公园 / 307

八 当爱情发言的时候 / 314

第六部 后来 / 320

一 结婚 / 320

二 维吾尔族婚礼 / 324

三 伊河落日 / 330

四 读书 / 333

五 蜜月 / 337

六 生育 / 344

七 归雪 / 349

八 司马非的快板 / 357

九 案卷 / 366

十 二〇〇八年 / 379

序

这世上,有许多人在用男女的事情做成文章,也有更多的人却是在做男女的文章。

这是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初交接的上海,风风雨雨经历得太多了的上海;是什么都诱惑不了,又什么都能诱惑的上海;是什么新闻发生都不稀奇,又什么都能成为新闻的上海;是每天都有许多热点产生又被湮没,每产生一个热点都可以热闹很长时间的上海。是太多人进来了就不肯离开的上海。

发生在上海的故事实在太多太多,可上海偏偏对有些故事情有独钟,新闻界揪住不放,报纸上连篇累牍,电视台拍了又拍。千百万人街谈巷议,众口纷纭。

比如,有一个二十八岁的上海小女人,娇小玲珑,还有几分花容月貌,却被世人骂着“上海滩最狠毒的女人”,只因她手持一瓶浓硫酸,浇了一个同样年轻的女人的脸,浇了一个尚在童年的女孩的头。她的故事,是和两个男人有关的。一个男人是她的丈夫,另一个男人是她的情人。

在上海,有这样的男人,他有几分同情这个女人。他甚至很想早点结识这个女人。如果这个女人碰到的是他,他想,她是用不着去做这样的傻事的。

这样的男人,在上海是很不起眼的男人。他每天都在街上行色匆匆。有时是西装革履,夹一只皮包,扬手招一辆计程车裹尘而去;有时穿了很随便的T恤,拎只马甲袋,骑辆嘎吱乱响的“老

坦克”奔向菜场。他有时坐在饭馆里与人煮酒论英雄，红光满面，眉飞色舞；他有时像受了伤的小兽，龟缩在水泥硬壳筑就的窝巢里，关了灯，唉声叹气。他眼里看的是都市的繁华，耳朵听的是车水马龙的喧嚣，心里想的是田园风光，山高水长，还藏着几许浪漫情结，那都是和女人有关的，不为人知的。他躺在自家的床上，身旁空空如也时，嗟怨命运的不顺；当怀里依偎着一个时，念头里吊着的却是另外一个，还在叹息命运的不公。他觉着自己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却始终抓不住巫山的那片云。

在上海，是有很多这样的男人的。

当然，在上海，还有着另一类的男人。“身在沧州，心在天山。”——是另类男人常发的感叹。另类的男人偏爱做梦，做着浪漫而离奇的梦。他甚至会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曼妙之梦远走他乡，徒劳无功地去四处寻找……

喜欢做梦不愿醒，偏爱流浪不回家。

这里要说的，就是一个关于爱做梦的上海男人的故事。

第一部 梦境

一 小 蛮

大街上的景色司空见惯,日复一日。可是大街上走过的人却是天天在变,时时在换。这城市的一切都是流动的,就像霓虹灯的翻江倒海,像橱窗的千变万化。这城市仿佛每天都在演出,除了场景不变,演员和剧情都叫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这城市有着深藏不露的罪与罚,福与祸,就像阳光和灰尘同时洒在每一条大街小巷,每一幢高楼矮棚。这城市有着壮观的背景,也有着委琐的破败街面,绚烂的图画随处可见,荒凉的废墟也时隐时现。这城市表面上坦坦荡荡、洁洁白白,内心里却是曲曲折折、神秘莫测。这城市的一切大场面、大事件都在情理之中,而声色各异的小人物所创造出来的形形色色的小故事却又在意料之外。喧喧嚣嚣、热火朝天的马路广场是像模像样的官面文章;寂寞梧桐遮着盖着的天井小院,叽叽喳喳散布着流言私语。这城市很早就被海风吹散了熏衣草的味道,却每家每户都充满着樟脑丸的气息。四川的辣,广东的腥,山东的蒜臭,陕西的膻骚,各种气味从这个城市的角角落落散发出来,招惹着许多红眼和白眼。这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城市,平静中骚动着浮躁。从这城市的大街上走过的许多人,心里充满着希望,或满怀期待着,却有一种刚刚睡醒、手足无措的感觉——在八十年代中国的很多地方,人们都有着同样的感觉。

小蛮和老二在大街上无聊地闲逛着的时候，心里觉得乱哄哄的。

南京东路是上海滩当之无愧的最繁华的大街，当然也是全中国最热闹的一条马路。因为上海是全中国最繁华的都市，这一点在每一个上海人心中都是确信无疑的。小蛮是真正的上海姑娘，住在上海滩真正的上只角——淮海路一带。说小蛮是真正的上海姑娘，并不是说她是地道的上海本地人。地道的上海本地人，如浦东、奉贤、嘉定、宝山等地的人，在上海滩也通常不算是真正的上海人的，这虽然让外地人觉得有些不好理解，却是实实在在在上海被认同的。真正的上海人，指的是上海城市人，把“我们”说成“阿拉”的，祖上在哪里并不重要，但至少在上海滩扎根有三代以上的历史。而上海本地人祖祖辈辈生活在上海，却是把“我”说成“侬”的，便沾了农民气了，有了乡下人的嫌疑。当然，即使上海城郊的乡下人，仍然是比上海城里的苏北人高了一等的。毕竟，苏北人大部分都是住在苏州河浜北的下只角的，其父辈或祖父辈刚从苏北移民过来，曾以拾荒为生，曾以滚地龙为屋的。住在那种下只角的人，后来不是为人洗澡扞脚就是弹棉花卖甘蔗，一屋子挤了老少几代，床叠床人挤人。况且，那改不过来或不思更改的江北口音，真正的上海人听了总要白眼的，尽管有时白在脸上，有时白在心里。老二就是住在浜北下只角的苏北人。

小蛮和老二从市百一店逛起，向东逛到了市百十店，当中经过了王星记扇庄、大集成服装和一两家眼镜店。市百二店到市百九店本不在这条路上，它们分布在上海滩的其他角落里。比如市百七店在四川路上。当时市百十店还没有改名为现在的华联商厦。小蛮逛到市百十店的时候，嘴巴已经撅得很尖了，一脸的没精打采。她本是很喜欢逛街的，但今天这样被老二拉出来逛南京路，觉得很没劲。她早上起床后，刚用牛奶洗了脸，用的是一种很贵的进口食用奶粉。洗完脸后，她将黄瓜切成如纸的薄片，轻轻地摆在自己的眼皮上、太阳穴上、面颊上、鼻尖上、下巴上，惬意地躺在靠窗口的摇椅里，让初生的阳光在脸上跳舞。音乐当然必不

可少,是上广的“早餐音乐”。她在轻松的音乐声中体会着黄瓜给脸部带来的清凉,甚而幻觉到一种乡野的瓜棚豆架的情趣。偏偏在这个时候,一股世俗的气息伴着浓浓的烟味走进了她的房间。尽管老二此时西装革履,头上抹的金刚钻发蜡闪耀着金属的光泽,小蛮的心中还是一闪而过“粗鲁”两个字,她皱了眉看看老二刮得铁青的下巴,又看看他故意许多天不肯刮去的上髭,问,依打算学野人样了?老二说,我学香港的林子祥哩!学旧上海的鲁迅哩!小蛮撇了嘴巴,闭了眼睛道,依永远学不像的,快去卫生间用阿拉爷的剃刀刮了去吧。老二耸耸肩,那样子也是不知从哪儿学来的。刮了髭须,老二又走进来,小蛮依然未睁眼。她本是知道他必定要来的,也是无可奈何地等着的。便问,今朝去啥地方?他说,依讲呢?她就很失望。她是指望他想出一个新鲜地方的,谁知还是那句话,扫了兴道,那么就出去兜兜吧。兜啥地方?老二偏又问。淮海路兜兜呗,小蛮说。整天住在淮海路边上,还是兜淮海路?老二也觉得无趣。那么依讲兜啥地方?小蛮问。她心想就改兜四川路吧,但没说。淮海路是高档商业街,逛逛倒逛得起,东西常是买不起的,但上海人爱逛,逛的是那份高雅。要买什么东西还是四川路实惠。小蛮倒真想去四川路买点什么,具体买什么还没想好。老二却说,那么到南京路兜兜吧。小蛮听着就听出了乡气,南京路是外地人来上海逛的地方,上海人去乱轧啥闹猛。她只叹一口气,心中说,到底像个巴子!也就拾掇拾掇,描了眉,抹了口红,跟他逛到了南京路。

逛是闲逛,什么也不买,什么也不用心看,消磨时光罢了,像所有休息天的恋人一样。小蛮更多的时候在想她昨天夜里做的一个梦。这个梦有些意思。她在某条小溪边上洗衣服,像个山乡农妇,头上包着花布巾。衣服拧成粗麻花一样放在石板上,用棒子捶打。洗至中午时分肚子饿了,有些头昏眼花,忽见从溪上游漂过来一只金灿灿、黄澄澄的橘子,比拳头大,她毫不犹豫地吃了它。结果肚子就胀了起来,越胀越大。正惊慌失措,一个婴儿从她胯下落地。待想去抱起来,那婴儿蓦然长成一个大人了。是

的,他是一个画家,信手画了一幅优美的风景画:一个山乡少女溪边濯衣图。她马上就爱上了画家。画家是披着长头发的,有艺术家的风度,那气质在老二身上是全然找不出半点的。咦,老二!她使劲扯了老二一把。老二目光正定定地被街上一位时髦女郎牵了走,魂儿也跟了去的,被小蛮一扯又扯回来了。小蛮一跺脚,扭头急往反方向走。老二忙追上,问哪能了哪能了,我在看马路对过的橱窗呀!

小蛮不理睬他的解释,也去看街上的时髦女郎。上海街头的美女满地都是,走过来走过去数也数不完。小蛮看了她们便去对照镜子里的自己,觉得自己哪里也不差了半丝半毫的。眉毛是细长而弯折的,虽说经过了剪拔描饰,究竟本身的线条确也生得好,是凌空滑翔的海鸥翅膀的形状;且那一双美目怎么看怎么像孔雀羽毛上的图案,秀绝了地定睛注目于你,你要月亮也能找到,要清潭也能发现。神情恍惚之时,眼波里又是烟雨蒙蒙的味道了;口唇是薄而细巧的,才不瘪,全不上那“一瘪三分俏”的鬼当,那种小家碧玉式的嘴脸,才是失了一分大气的;细巧的口唇,满口的糯米细齿,配上尖尖的下巴,一笑便半眯的眼线,跳出了一张可爱极了的小狐的脸,这便是狐媚了。狐媚到极致,才显出几分蛮气,所以工会里那位画画的大学生一见面就称她小蛮。她说依叫叫清楚,我姓满,叫满黑翠,才不是蛮。画画的大学生说我是叫你小蛮的,人家叫你小满我老是听成小蛮,你是蛮来兮的。满黑翠竟听得很受用,以后别人叫她小满,她自己也听成了小蛮,索性就时时秀出些蛮形来,倒越发讨人喜欢,于是更多的人便也改叫她小蛮。因了这一点,她对画画的大学生有了几分亲近。有一天大学生问她,你怎么会叫黑翠?黑翠是有些黑里俏的意思。我们老家乡下姑娘才叫这样的名字,你那么白,又是正宗上海人。她扭腰颠肩地说,哪能了哪能了!就叫黑翠哪能了!依觉着不好听又没让依叫,依就叫小蛮好啦!过后她把黑翠就是黑里俏的意思解释给老二听,老二说,那个画画的大学生呀,巴子兮兮的!小蛮听出了酸味,就不理他,心想,依自己哟,还讲人家乡下人!

老二本姓倪。一方面,在上海话里“倪”和“二”同音,所以老倪和老二不分;另一方面,在他们居住的苏州河北堤下的那条弄堂里,十几个混世魔王拜了把兄弟,他恰又排在二哥的位置上。平时便以老二称呼。这帮把兄弟成日邀伴结伙,东游西荡,打架斗殴,酗酒寻事。派出所常进常出,似有后台。联防队睁眼闭眼,见他们头疼。今天为抢一只西瓜打得小贩脚跛,明日为争一口气用开水浇死卖水产的一桶大闸蟹,渐渐成为地方的一群泼皮。老二自考进职校之后,行为上虽收敛了许多,但多少也把一身流氓习气带进了学校里。职校多的是女孩子,女孩子是看不上阿混混的,所以老二偶尔虽摆摆流氓资格,惯常也学做正经模样,只在有人打架的时候出来压压阵脚,于男女生中便渐渐树了威风。满黑翠是职校的校花,黏她的男生不少,胡搅蛮缠的更多,没有一位护花使者不得太平。老二很快扮演了这角色,只有他才行的。

临近职校毕业的某天晚上,满黑翠下了夜课从学校出来,经过一条偏僻的弄堂,猛不丁从黑暗中窜出两条身影,拦住了她的去路。她认识他们,是同年级的两个男生,平日胆大心邪的,便知了他们不怀好意,腿脚先哆嗦起来。男生短路女生,这种事在职校中常有的。一个说,跟阿拉去俱乐部溜冰哪能?另一个说,去跳舞也可以。满黑翠说不去,我要回家。两个人就动手上来拉。满黑翠涨红了脸,用书包甩打他们,书包带却已被扯住了。正情急中,老二从后面赶了来。他本是来追满黑翠的,撞个正着,猛吼一声,将两个小赤佬一顿狠揍。两个男生边逃之夭夭,边对满黑翠叫,依不要搭老二好,伊是流氓,早晚要吃官司!依跟阿拉好,阿拉在依的楼门口等依。满黑翠越发慌了,第一次紧紧拉了老二的胳膊,将身子依偎过去。老二说不要怕,我会送依回家。一送却先送到老二自己的家中,一幢棚户屋的三层阁楼。安顿惊魂甫定的满黑翠坐下,老二说依坐,我下楼去替依泡杯茶。咚咚咚下楼,咚咚咚将杯热茶端上来,擦汗,又说,我放盘录像让依看,我下楼去冲把凉水浴,天很热。打开电视录像,放进带子就走了。满黑翠眼睛就盯着荧屏看。先是音乐,后是字幕,外文的,然后风

景，一男一女在晨跑。满黑翠低头喝了一口茶水，晨跑的男女已经进了屋。再喝口茶水，男女换到床上，互相脱衣服。脱着脱着就全脱光了。满黑翠哇了一声，急忙捂住眼睛，想想屋里是无人的，手便从眼睛上移开，那男女已在做着肉搏的游戏。男的如兽喘息，女的嗷嗷呻唤。满黑翠长到二十来岁，这一幕虽说也是在头脑中幻想过十回百回的，真人真事却从未见过，当下心跳得直往外蹦，浑身的血流也直往脸上冲，气短得不行，有快窒息的感觉。她站起来要关了录像机，手伸出去却停在音量旋钮上，将声音调到极轻，开关不肯去碰了。她就站在荧屏前，看得全身奇酥奇痒。耳朵留意着楼梯，一听到有响动就要关掉电视的。楼梯始终未响，却已经有人从背后渐贴过来，赤了膊的，半是柔半是紧地箍住了她的腰身，滚烫的鼻息烘着她的耳根。她的身子一软，欲望升腾，理智崩溃，跌进癫狂的旋涡……

有了第一次，就顺理成章有了后来的许多次。起初她是极兴奋的，常常主动地寻了他享受性爱之乐。两人都上了班，不在同一个单位，下班之后电话联络碰头，或去她家，或去他处，哪里方便去哪里。日子一天天过去，狂热慢慢降温，激情渐渐缓息，满黑翠有了失足的感觉，仿佛是上了当了，后悔之意渐升，然而街上又没有卖后悔药的。她开始冷静地反思与老二之间的关系，似乎没有找到爱情这种东西，只找到情欲，性。她不禁问自己，这算什么回事呢，幼稚的女孩？旋而又对自己说，可笑，我还算女孩吗？

逛完市百十店，时已近中午，两人站在马路上考虑去哪里吃饭。小蛮忽地就觉得身心都有些疲惫，脑袋向一边荡着，与身体成六点过五分的形状。其实，她平时脑袋很少有放正的时候，不是六点过五分，就是六点差五分。这个样子，配上一件长至膝盖的松松垮垮的羊毛长衫，一只斜背在肩的小巧玲珑的坤包，是很可人的上海小女孩的形象，老二当然是很喜欢的。可最近老二又有些不高兴，觉得她的脑袋老是往反方向荡。他在左边，她的脑袋是六点过了五分；他在右边，她的脑袋又是六点差了五分。总之是远了他的。这与昔日的情形完全相反了。于是他对她的脑

袋的位置开始恼火起来,可又不能轻易发作。此刻小蛮在想,吃午饭,吃完饭去公园划船,吃晚饭,吃完晚饭看电影,看完电影……全是老一套,模式化了的。人若机械性套在这模式里,便如失却了自由一般。她说,我不想在外头吃中饭了,想回家去吃。老二不解,为啥,舍不得用钞票呀?钞票身外之物,用得脱赚得进……一言未了,被小蛮打断,依勿要讲了,我想回去。我头痛,想困一觉。老二脸僵住了,说,依最近越来越没劲了,趟趟出来兜一歇歇就讲头痛,要回去!依要是实在不想与我兜马路,依就回去好了!小蛮听了头也不回,跳上了一辆刚要关门的十七路电车。老二倒是没提防她动作那么快,一个人憋兮兮给掣在马路上晒太阳。

其实小蛮现在一点也不想回家。她知道,回到家老二也会赶过来的,或许他会叫出租车抢先在家门口等着了。她是没心情跟他吵架的。不吵架就要妥协,一妥协就又得回做套中人。所以,她要另寻一个方向。车到人民广场,她跳下来,转上了一辆开往浦东的隧道线。那显然不是回家的方向,是她平日上班乘惯了的,往单位里去的。

因是星期日,又是快中午时分,车上很空。有几个男男女女,带了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是一起的。男的都穿戴整齐,女的都化装艳丽,小男孩也头发梳得油光,打扮得像个绅士,看样子是赶赴某个家庭聚会。一群人在逗小男孩开心。小男孩问,阿拉这是去啥地方?一男人说,去寻依的爸爸妈妈。小男孩用手指了说,依就是爸爸,伊是妈妈。被指了的女人说,阿拉去寻依的亲生爷娘。依是阿拉捡来的,从一只垃圾筒里。小男孩就尖叫,瞎讲瞎讲!骗人!骗人!男男女女就齐笑,说,小鬼头门槛贼精!说完又笑。小蛮在一旁听了,心里猛地一酸,泪水几乎要夺眶而出。目光盯了小男孩,心道,你即使真从垃圾筒里捡来的,也比我好,我是被人从粪坑里捞出来的哪!

关于自己的身世,小蛮原本不是很清楚,只是大了之后渐渐听人说,爷娘不是亲生的爷娘,自己是被领养的。初听时本不信,

听多了也就怀疑,追问爷娘,爷娘否认过一阵子,看看实在瞒不过了,倒也老老实实承认了,边承认边搂了她好一场哭。她是很懂事的,没有追问亲生爷娘是谁,更没有说过要去找回亲生爷娘。她对爷娘的感情还是和过去一样的,并未觉得亲生与非亲生有什么不同,只是从此心里像格塞了一样什么东西。爷娘对她却比以前更加疼爱,万事由着宠着,不敢拂逆她半点意思。过二十岁生日的那一天,爷娘除了为她设宴庆贺,还送了她一样特别的礼物:一张二十年前的旧报纸。爷娘说,是该让你看的时候了。

旧报纸已经黄得厉害。有一篇新闻是用红水笔框了的,那红线痕迹也已经淡得颜色快退尽了。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上海,有一个男人,本已经有妻室,也有了一个儿子,偏不在家里住,与一个安徽山区来的女子勾搭在一起,借屋姘居。安徽女子等他离婚,要嫁了他做上海人,他却离不了。安徽女子怀了孕,足了月,临产,不敢上医院,就在床上生。上海男人担心弄脏了床褥,要花钱重买新的,让她在床下的脚盆里生养。落在脚盆里的是一个女儿。上海男人说这小因是不能要的,我抱出去送人吧。裹巴裹巴就出门了。此时刚做了母亲的女人半昏半醒,想要阻拦又没有力气。另一个上海女人打从弄堂口经过,忽闻弄内的化粪池里有嘤嘤啼哭,忙叫了人揭开盖板察看,捞上来见是一新生女婴,遂报了派出所。派出所抓了女婴的父亲,法院以谋杀罪判他入狱。安徽女人羞急无路,一根绳索套上脖子,悬梁绝命。那个最先从粪池中发现女婴的上海女人,结婚多年腹下无出,正寻思要领养一个的,也就如接了苍天的惠赐一般,申请将女婴户口报到了自己的名下。

小蛮被车上的小男孩触发了对自己身世的回想,正泪眼迷蒙之际,忽然已望见单位的那一片刚造好不久的新楼房,随即下了车。

二 六角楼内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浦东还没有开发,和浦西的上海市区相比,反差极大。过了黄浦江,一眼向东望去,灰蒙蒙的马路,低矮的建筑物,高楼稀见,找不到一条像样的商业街,看不到鲜亮的色彩。当时,杨浦、南浦、卢浦、奉浦等几座大桥还没有造,人们过江来去全靠船摆渡。后来总算开通了一条隧道线,交通还是十分不便,浦东的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浦西的市民不愿意来这边,流行着“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套房”的说法。东方明珠电视塔是后来的事,高耸入云的金茂大厦和环球国际是后来的事,张杨路拓宽、东方路商业街的崛起、八佰伴商厦的建成等等都是后来的事,当时的上海市民是预料不到的。不过,开发的前奏在那时也已经有了,因为浦西的地皮日渐金贵起来,许多新开的工厂、公司都把地址选在了相对宽阔的浦东。上海毕竟开始要搞大建设了。报纸上报道说,上海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像香港那样。于是,各类银行纷纷到上海来抢滩。颇有眼光的国家银行,把它的高级培训中心选择在浦东落户。

国家银行的高级培训中心,人们简称为“高培中心”,一片办公楼刚刚竣工,教学楼和培训基地还在建造,招兵买马的工作正在陆续开展。培训教师还没有完全编成建制,先进了一批行政和业务管理人员。其中有几个大学毕业生,都是外地人,在上海没有家的,暂时住在一幢作宿舍用的小楼里。这小楼本是当地一户农民的住宅,建得极考究,釉面砖墙琉璃瓦顶,飞檐翘角呈六角的造型,高培中心征地的時候一并圈进来的。原来准备和其他农宅一样推倒铲平,因一时觉得那样做有些可惜,况且又不碍着其他布局,就暂时保留着,楼上先作了单身宿舍之用,唤做“六角楼”。童四妹就是住在六角楼内的单身一员。

童四妹原是湖北人,她的男朋友费费是江西人。两人是会计学院的同班同学,毕业后同留在上海。费费分在一家制药厂。两